

# 疫情下的“政教分离”

——日本宗教法人申领“持续化给付金”事件

王若宾

龙谷大学博士生

**摘 要：**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与财政困境，日本政府制定了名为“持续化给付金”的纾困计划。针对宗教法人是否应该获得补助的问题，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以宗教团体反对申领之声为盛。宗教团体反对获得面向宗教的补助，看似存在矛盾，但张力背后是宗教界捍卫战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共识；面对暧昧不清的宗教法人问题和长期以来宗教权益不能被合理对待的现状，日本宗教联盟公开要求有关部门释宪。虽然宗教法人最终被排除在补助对象之外，但在合法的范畴内也获得了相应优待。讨论中出现了主张“修宪”的声音，针对这种动摇战后宪法稳定性的意见，我们不得不加以警惕。

**关键词：**新冠疫情；日本宗教；日本宪法；政教分离

**基金归属：**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编号：19ZDA239）的阶段性成果。

## 一 问题之所在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各国的经济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本文所论及的日本宗教界亦如是：防疫之下，宗教活动被迫减少，一向仰仗客流的

宗教界出现了财政困难。2020年4月日本政府计划救市，着手为各类法人、中小企业提供补助。宗教界以“日本宗教联盟”为代表向执政党传达获得补助金的期待。

一时惊雷乍起，围绕着宗教界是否应该申领“持续化给付金”的问题，社会面、政府、宗教内部同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新宪法确认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为了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非课税”权益。一些声音认为宗教一旦接受政府补助，将会破坏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但也有声音表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政教分离”暧昧不清的解释，导致了执行中的混乱。与一般论辩只存在正反两方不同，这场纷争是多元的。事件的始末是怎样的？各方声音及其依据又如何？这是本文首先要梳理的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右翼政客常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日本最高法院也多次裁决过涉及政教关系的违宪事件；这次申领活动，更是把日本战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暧昧不清暴露了出来，甚至出现了主张修宪的声音。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国，我们不得不警惕和忧虑。这也是本文所关切的问题。

## 二 背景：战后宪法的“政教分离”与宗教法人“非课税”

近代以来，日本发展出了以崇拜天皇·国家为信仰核心的“国家神道”。天皇的权威是继承所谓“皇祖神”“天照大神”而来，天皇作为“神”的后代被崇拜。国家神道信仰愈发狂热化，参拜神社一时竟成为国民的道德与义务。国家神道变成了事实上凌驾于其他宗教的“国教”，发挥了控制国民思想的作用。对国家神道及其信仰体系提出异议的人则会被以“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的名义治罪。其间出现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如对新宗教大本教信仰的两次镇压，对左翼色彩的佛教青年同盟的迫害等行径，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仅日本国内因宗教问题而被迫害者不下十万，

遑论日据殖民地的情况了。<sup>①</sup>

另外，随着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宗教界也被裹挟进了侵略战争。战争期间出现了僧侣参军、殖民传教和鼓动侵略战争的“战时教学”等行径。佛教界通过了所谓《佛教报国纲领》，要为国家而“尽瘁”<sup>②</sup>；甚至还出现了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内部自发兴起的“大政翼赞运动”，企图通过所谓“宗教报国活动”，协助法西斯日本的侵略战争。<sup>③</sup>

这样的宗教体制，俨然成了军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也势必在侵略战争失败后得到清算。日本宣布投降的百日内，1945年10月4日，进驻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下令要求日本撤销对政治、社会、宗教自由的限制。<sup>④</sup>继而又在日本的战后宪法中加入了保障宗教自由权益的法条。其中与本文所论问题有关的是第二十条及第八十九条。

《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信教自由”之一、三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第八十九条“国家财产支出、利用的限制”规定：“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也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sup>⑤</sup>

以上条款，一般被解读为“政教分离”原则。鉴于国家神道体制对异见人士迫害的历史，战后宪法加入确保权力远离宗教的法条是历史的必然；另外，战后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对旧体制下国家与神道信仰结

① [日] 田中伸尚：《靖国的战后史》，岩波新书 788 号，东京：岩波书店 2007 年版，第 7 页。

② [日] 吉田久一：《近现代佛教的历史》，东京：筑摩学艺文库 2017 年版，273 页。

③ [日] 圭室谛成等：《日本佛教史 近世近代篇》，京都：法藏馆 1980 年版，第 454 页。

④ 即作为历史文件的“Memorandum for: Imperial Japanese Government. Through: Central Liaison Office, Tokyo. Subject: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on Political,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ies”，档案图片详见 [https://www.ndl.go.jp/modern/e/img\\_r/M003/M003-001r.html](https://www.ndl.go.jp/modern/e/img_r/M003/M003-001r.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⑤ 原文为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暂译之《日本国宪法》，详见 [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合形态的直接否定和摧毁，从法理层面上推动了该体制的覆灭。“从理论上，国家不能再和某一特定宗教相关联了。”<sup>①</sup>

从历史上看，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为了防止权力以管理税务之名介入宗教”<sup>②</sup>，宗教法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非课税”权益。从法理上看，“公益法人”的地位再次确认了这个原则。<sup>③</sup>所以宗教法人进行非收益性的宗教活动时可以不纳税，一般笼统地称此为“非课税”。

说它“笼统”，是因为宗教法人并非完全不课税。日本的税法对此有很详细的说明。此处举几个例子。宗教提供殡葬服务时，逝者家属经常要通宵守灵。为提供方便，一些宗教场所会提供简易的食宿。税务部门规定一天食宿不超过 1500 日元不用纳税，超出这个范围则算收益，需要交税。在协助举办婚礼时，如果提供了婚宴、拍照等超出宗教活动范畴的收费服务，亦须纳税。<sup>④</sup>总而言之，宗教法人在从事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时，并不纳税；一旦涉及商业活动，则在三十四项可能产生收益的领域仍需纳税。<sup>⑤</sup>

### 三 宗教法人申领“持续化给付金”纷争之始末

新冠疫情袭来，百业萧条，宗教的经营也不容乐观。日本政府着手救市，却在政教关系之间掀起一场纷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力求对

① [日] 浦部法穗：《为何宪法要规定政教分离》，详见 [https://www.jicl.jp/articles/urabe\\_otona\\_20150804.html](https://www.jicl.jp/articles/urabe_otona_20150804.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日] 大道幸之丞：《宗教法人之“非课税”来自对“国家神道”的反省》，详见 <https://note.com/ohmichiyukinojo/n/n60b6e1e9fe4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③ 据日本《法人税法》之“别表第二”的范围划定，宗教法人被归为公益法人，该法条详见 <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40AC0000000034>（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④ 日本国税厅：《令和六年版 宗教法人的税务》，2024 年，第 6—7 页。电子版可参考由日本国税厅公开的文档，详见 [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pamph/gensen/r06\\_shukyo.pdf](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pamph/gensen/r06_shukyo.pd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⑤ 日本国税厅：《令和六年版 宗教法人的税务》，2024 年，第 12 页。详见 [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pamph/gensen/r06\\_shukyo.pdf](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pamph/gensen/r06_shukyo.pd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更详细的宗教法人纳税免税内容请参考同书第 21 页。

事件全貌准确地还原，本节我们使用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下属文化厅出版的《宗务时报》；实时刊登在日本宗教类报刊京都《中外日报》上的相关新闻；参与事件讨论的各机构自行公开的文件资料等。

日本疫情之初，宗教方面游客锐减、法务停办。现实的数据可以让我们直面危机，以在日势力最广的佛教为例：2020年5月<sup>①</sup>、6月<sup>②</sup>，本愿寺派提出计划向地方一般寺院支援4亿8000万日元；5月，本愿寺本山报告，由于法会大量取消，当年4月的收入同比减少55%<sup>③</sup>；5月，佛光寺派宣布预算将减少2亿1000余万日元<sup>④</sup>；6月，高野山真言宗宣布，当年预算减少11亿日元，来年宗派会费将减免两成<sup>⑤</sup>；等等。

宗教的财政危机是全社会危机的一个缩影。鉴于各行业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日本政府计划发放名为“持续化给付金”的补助，该款项旨在为各类中小法人提供200万日元的纾困救济。计划制订期间，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广泛征集了意见，2020年4月9日，自民党向日本宗教联盟询问疫情下宗教界的意见和希望。日本宗教联盟和各宗教虽然没有领导或附属的关系，但作为一个各宗教自发形成的联合体，常代表宗教界向政府发出声音。该联盟考虑到地方小寺院教堂经济问题严重恐有难续之危，遂与日本教派神道联合会、全日本佛教会、日本天主教联合会、神社本厅、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五团体协商，于4月17日提出希望：期待宗教法人可以作为公益法人而获得“持续化给付金”的补助，同时要求行政当局明确解释“政教分离”的含义。<sup>⑥</sup>

① 《一般寺院援助4亿8000万》，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5月20日第1版。

② 《年增预算案提出 向一般寺院支援4.8亿：对收入大幅减少进行说明》，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6月12日第1版。

③ 《因新冠年收减半》，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5月20日第3版。

④ 《新冠疫情下严酷的预算：经营收入减少1550万》，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5月22日第3版。

⑤ 《疫情影响大幅减额修正》，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6月24日第1版。

⑥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宗教联盟：《要望》。此一致日本自民党的函，已为日本宗教联盟所公开，详见：<http://jaoro.or.jp/archives/2236>（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2020年5月中旬，自民党内曾有消息传出，政府考虑将宗教法人纳入补助对象。<sup>①②</sup>东京电视台的经济新闻网络版也曾播送此消息的独家新闻，其留言可尽窥舆情：民众最大的不满就是平时不纳税的宗教界有何权利于此刻享受政府补助。<sup>③</sup>5月27日，自民党总务会上有人重提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总之最终的结果是，宗教法人申领“持续化给付金”未能通过。<sup>④</sup>

其间的一些细节，我们将继续用文化厅《宗务时报》所载消息进行补充。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内阁的其他政党中也有讨论：有人认为如果将宗教法人排除在外，则将违反宪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原则；而文化厅也做出过解释——正如我们上文谈到的，看似非课税的宗教法人实际上也有项目需要课税——文化厅认为“此事并不违宪，宗教法人的所谓‘收益事项’亦为课税项目，当然可以算作补助对象”；进一步，以内阁法制局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将宗教法人亦属补助对象之事向内阁其他党派进行了说明，但在最后的自民党总务会中，还是因未协调一致而被否决。<sup>⑤</sup>

虽然行政上的裁决已经结束，但是宗教内部的声音才刚刚开始。2020年5月25日，全日本佛教联盟理事恳谈会激烈地讨论了此事，伴随着会场反对的声音，部分理事提出此举可能违宪和破坏宗教“非课税”原则。<sup>⑥</sup>6月10日，拥有一千多家会员寺院的京都佛教会及常务理事会在报纸上

① 据文化厅《宗务时报》后来披露的消息看，本计划起初只包括中小企业的课税法人，而后似乎出于上下共渡难关的考虑，公益法人、NGO法人等非课税法人也被纳入讨论。内容详见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宗教联盟《宗教界关于新冠疫情的对策与建议》，文化厅《宗务时报》2021年总第125号。

② 《相继出现批判的声音》，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③ 东京电视台：《独家 宗教法人也纳入补助金对象》，详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kTH3HqWs>（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④ 《相继出现批判的声音》，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⑤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宗教联盟：《宗教界关于新冠疫情的对策与建议》，文化厅《宗务时报》2021年总第125号。

⑥ 《贫穷法人期待“慈雨”奈何宪法八十九条》，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5月27日第3版。

刊登整版声明：反对宗教团体领取政府补助，认为这严重违反了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似有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为“紧急状况”所破坏的风险，警惕紧急事态条例凌驾宪法，认为此举可能是在为下一步向宗教法人收税开路，提出“宗教应该和国家保持最远的距离”。<sup>①</sup>6月中，分别有日本基督教协议会靖国神社问题委员会、日本浸礼教会联盟理事会、日本基督教团神奈川教区、本愿寺基层僧侣联合团体等组织发声反对日本宗教联盟申领补助金的提议。<sup>②</sup>8月6日，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开会讨论政教分离问题，伴随着相左的声音，创价大学宪法学教授桐桐谷章认为根据战前政教关系的惨痛教训及反省，必须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sup>③</sup>9月5日，京都佛教会召集宪法学专家再次开会讨论政教分离问题。<sup>④</sup>

相反的声音我们也不能忽视。2020年6月19日，全日本佛教会顾问律师长谷川正浩发表意见书，认为宗教法人作为公益法人的身份获得补助金，不违反政教分离原则。<sup>⑤</sup>8月6日，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上，与创价大学桐桐谷章教授意见不同，白鸥大学教授石村耕治认为紧急状况下标准可以适度放缓。<sup>⑥</sup>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其基本立场与“政教分离”派相同，但作为基层僧侣之一员，其考虑则更加实际——2020年5月19日，本愿寺派僧侣木村共宏在网络上提出质疑，他从实际的寺院工作出发，认为小寺院并没有完备的会计报告，“目前不具备申领的硬件条件。而且一旦提交了会计报告，就有可能成为政府收税的契机，从而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sup>⑦</sup>。

① 《京都佛教会反对声明：批评此举违反政教分离之宪法规定》，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6月10日第2版；当天会议的纪要及声明见同期第12版《关于持续化给付金京都佛教会之见解》《质疑：为宗教法人课税开路》《声明：恐害信仰之自由》。

② 《相继出现批判的声音》，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③ 《相继出现批判的声音》，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④ 《相继出现批判的声音》，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⑤ 《持续化给付金消息的公开》，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6月26日第1版。

⑥ 《相继出现批判的声音》，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⑦ [日]木村共宏：《换取持续化给付金寺院将失去什么》，详见 <https://note.com/kai9/n/n02c096476c5f>（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 四 对各方观点的辨析

从结果上看，无非给付和不给付两种结局；但从各方立论的依据上看，则错综复杂。我们对以上诸观点做一归纳，再逐一分析。

政府层面：

①政府内有声音认为，给宗教法人“持续化给付金”违反宪法“政教分离”之原则。

②政府内的另一种声音认为，不给宗教法人“持续化给付金”违反宪法“一律平等”之原则。

③以文化厅为代表的政府内的第三种声音认为，从实际税务的角度出发，看似不课税的宗教法人，实际也担负着税务，理应获得补助。

宗教内部：

①日本宗教联盟：希望宗教法人作为公益法人的一类获得帮扶，同时明确要求释宪。

②京都佛教会团体等：坚决反对领取，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远离政治。

③某僧侣：小寺院没有会计报告，即使想要申领困难也很大。

学术声音：

①作为公益法人领取补助，规避宗教法人身份带来的宪法“隐患”。

②二战政教合一的教训惨痛，必须严格政教分离。

③情况特殊，特事特办。

民众：

不课税的宗教法人没有权利享受补助。

##### （一）政府方面

政府方面产生分歧的最大原因，是立论时使用了不同的法条。认为违反“政教分离”总原则的一方，使用的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战后宪法第

二十条、第八十九条。而认为如果不给宗教法人“持续化补助金”则可能产生“不平等”结果的一方，则是利用了宪法第十四条之规定：

第14条【法律平等，否认贵族制度，荣誉称号】之一：“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sup>①</sup>

实际上在后续发放过程中，果真产生了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关规定之“不给付对象”的内容中，不仅出现了宗教法人，还出现了性风俗产业。性风俗产业在日本是课税的，从税务的角度看完全符合此项给付金的要求。但是经济产业省大臣梶山弘志出面解释：“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上看来，把性产业作为国家资金补助的对象，民众心理上很难理解。”<sup>②</sup>正如我们上文提到，民众之中确有“不纳税的宗教法人不能补助”的呼声，这里似乎也可以套用民众心理难以理解的说辞。综上所述，政府方面“不给予”的声音，是基于结合宪法和民意两方面的考量。

与关注宏观层面的内阁不同，文化厅专门负责与宗教相关的具体事务，所以对宗教的情况非常了解。出于对宗教法人并非完全不纳税现状的认知，文化厅特向内阁传达了这一信息。最终虽然在“持续化补助金”一事上，文化厅的发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也并非无功而返。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会再次说明。

## （二）宗教内部

正如我们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宗教界极力呼吁“政教分离”，是因为侵略战争中带来的血与泪的教训。日本基督教协议会靖国神社问题委员会为此做出声明。声明中回顾了“国家神道”体系对其他宗教“独自之教义与理念的独立性”的伤害，从历史的教训出发要求恪守“政教分离”原

<sup>①</sup> 原文为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暂译之《日本国宪法》，详见 [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sup>②</sup> 最终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裁决，不向风俗业给予补助，不违宪。新闻报道见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005/k10014216561000.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则<sup>①</sup>；京都佛教会则认为，申请补助则必然要提交记载着寺院及信众信息的报告，而这有可能威胁到信众信仰自由的权利<sup>②</sup>；在一些对个人的采访中，一位经历过战后反战教育的老年僧侣对竟然会有宗教试图申请国家补助表示震惊，他直言：“宗教要和国家保持距离，我一直过着和世俗社会绝缘的生活，出现这样的话题实在不敢相信。”<sup>③</sup> 宗教界主流的认知，似乎势必与日本宗教联盟形成抵牾之势。

两方的观点看似对立，笔者却认为究其根源实无分歧。主张以“公益法人”身份出场也好，主张特事特办也罢，都是在以某种理由来尝试规避破坏“政教分离”的风险。而之所以要想方设法规避这种破坏的风险，其背后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认同，对这一原则背后历史渊源的警惕。

为了着重申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关注日本宗教联盟的声明和意见。不仅因为它是提出申请补助的相关团体，纷争因此而起；更因为其在交给自民党的《意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明确要求释宪，解释宪法“政教分离”原则之含义。笔者认为这看似与宗教界的认知相分裂，实则是在对维护这一原则上有着更现实的思考。

### （三）要求释宪：执行中的暧昧不清

日本宗教联盟要求释宪，是因为现实执行层面，政府对“政教分离”原则的解释确有暧昧之处；宗教团体也常有费解之感。

暧昧与矛盾之一。正如日本宗教联盟指出的那样<sup>④</sup>，“宗教法人在法律上属于公益法人，在税制上也适用公益法人之规定，现实中亦如公益法人

① 《日本基督教协议会靖国神社问题委员对持续化补助金的声明》，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6月26日第1版。

② 《声明：恐害信仰之自由》，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6月10日第2版。

③ [日] 仓本菜生：《来自僧侣们的声音：宗教法人有必要获得200万的持续化补助金吗？》，详见 <https://nikkan-spa.jp/1674831>（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④ 关于日本宗教联盟的质疑可参考公益法人日本宗教联盟《始末：日本宗教联盟关于新冠疫情的对策》，2020年6月23日，详见 <http://jaoro.or.jp/archives/2234>（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一样展开活动，未来也将继续为公益事业而努力”<sup>①</sup>，那为何其他公益法人都在补助之列，唯独宗教法人被排除在外？政府方面当然可以利用“政教分离”的法条做出解释，但当我们回到战后宪法第八十九条，就会发现其矛盾之处：“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也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也就是说，公款既不能向宗教法人支出，也不能向不属于国家的慈善等事业支出，而事实上“公益法人”中存在大量不属于国家所有的慈善事业，这该如何解释？

暧昧与矛盾之二。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救灾和支援重建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但在阪神大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竟然出现了政府以宪法“政教分离”原则为据，拒绝为坍塌的宗教建筑清理瓦砾的事情。但同样是在阪神大地震后，又有宗教法人“事实上规避宪法第八十九条”而灵活运用政府资金重建的先例。<sup>②</sup>东日本大地震后政府计划复兴福岛，日莲宗及全日本佛教会提议复兴计划也应关注宗教，政府先是肯定回复，而后却搬出“政教分离”法条回绝。作为地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文化，在复兴计划中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政府出资维护宗教法人所拥有的国宝和历史文化遗产却并不违宪”<sup>③</sup>，而且似乎还有宗教法人在其他项目中获得类似补助金的先例<sup>④</sup>，这样前后矛盾的逻辑又该如何解释？

暧昧与矛盾之三。如果梳理宪法的第二十条及第八十九条，就可以发

① 公益法人日本宗教联盟：《意见：新冠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及政府的支援政策》，2020年6月23日，详见 <https://jaoro.or.jp/archives/2232>（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② 《解释宪法第八十九条是宗教界广议之前提》，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7月1日第2版。

③ 公益法人日本宗教联盟：《意见：新冠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及政府的支援政策》，2020年6月23日，详见 <https://jaoro.or.jp/archives/2232>（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④ 关于这件事，笔者最先注意到的资料，是来自日本一位专职税务工作的僧侣的文章。他提到，实际工作中有并不违宪的对宗教法人及宗教设施提供补助金的先例，详见昌子久晃《宪法第八十九条下寺院获得持续化补助金没有希望吗》，详见 [https://note.com/hisateru\\_shoji/n/nfe4cb379930a](https://note.com/hisateru_shoji/n/nfe4cb379930a)（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现。其提及宗教时，使用的都是“宗教组织或团体”这类的字眼。而这次疫情波及的范围是全国性的，具体到宗教，不分团体，不分派别，都遭受了损失。而日本宗教联盟提出的申请也是期待政府给予宗教法人以补助，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组织。从历史上看，战后宪法所要提防的，是战时状态之下政府与具体宗教（即“国家神道”）联合，而迫害其他宗教的局面。正如日本宗教联盟所说“宪法之‘宗教组织及团体’的字样，通常是为了禁止政府向某个特定宗教团体输送利益，而非指宗教全体”<sup>①</sup>。这显然与当前的局面不同。

正因为矛盾重重，又长期得不到明确释宪，全日本佛教会顾问律师长谷川正浩称此为“休眠中的宗教法人问题”。把“政教分离”问题一刀切，政府和宗教老死不相往来，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灾害永远不会停歇，为宗教长远计，日本宗教联盟的思路和要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声音。

#### （四）从财会工作出发的审慎

与激愤的“政教分离”的呼声不同，我们也能听到从实际财会工作发出的声音。

有声音担心这笔援助会被挪用。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佛教的基层呈现出一种以寺为家、以家为寺的组织形态，这样的形态也致使基层寺院常年财务混乱。故而国税部门也曾号召，要求寺院将家庭收支和寺院财会区分开来。<sup>②</sup>基层僧侣自己也坦言，“中小寺院很难交出严格的会计报告”<sup>③</sup>；也因为寺院与家庭的模糊界限，有佛教僧侣认为：“倘若真的给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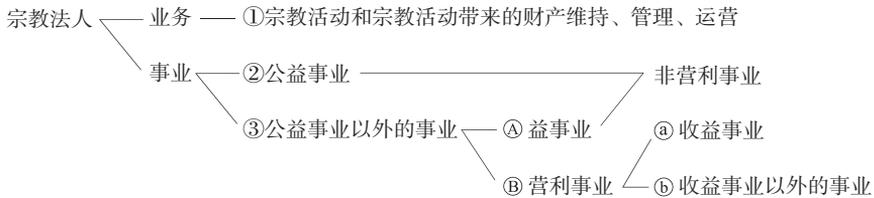
① 公益法人日本宗教联盟：《意见：新冠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及政府的支援政策》，2020年6月23日，详见 <https://jaoro.or.jp/archives/2232>（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② 日本国税厅：《令和六年版宗教法人的税务》，2024年，第1页。电子版可参考由日本国税厅公开的文档，详见 [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pamph/gensen/r06\\_shukyo.pdf](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pamph/gensen/r06_shukyo.pdf)（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③〔日〕仓本菜生：《来自僧侣们的声音：宗教法人有必要获得200万的持续化补助金吗？》，详见 <https://nikkan-spa.jp/1674831>（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笔钱，大概率会变成住持和家人的生活费，那意义又在哪里呢？”<sup>①</sup>

也有声音从税务层面出发，完整地介绍了不能给付的逻辑。我们此处转述从事会计工作的僧侣木村共宏的介绍。<sup>②</sup>



注：原图为全日本佛教会制作，并为木村共宏文所引。但原网址已经不能打开，故笔者从木村共宏处转引；原图文字为日文，笔者试译为汉文。出处：〔日〕木村共宏：《换取持续化给付金寺院将失去什么》，详见 <https://note.com/kai9/n/n02c096476c5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上图展示了宗教法人工作的两个方面及其具体细节。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及其收入，属于业务的范畴，宗教法人的收入也多数来源于此，而并不需要课税；但宗教法人之下或可出现的非营利公益事业与营利的商业行为，同属事业的范畴，其中则有需要课税的活动。

不能给付的原因之一：宗教法人与补助对象的范畴并不完全吻合。如图所示，从本次补助对象上看，无论是其他公益法人还是中小企业，其工作同属所谓“事业”的范畴；而宗教法人的活动主体是“业务”一类。照此，主要依靠宗教献金生存的宗教法人自然有理由被排除在外。

不能给付的原因之二：宗教法人的特点决定了，对于它的补助，势必与政府的救市目标背道而驰。“持续化给付金”交付中小企业自由使用之后，一定会产生或盈利或亏损的结果。若企业有所收益，必将再次纳税，流回国家，完成一个良性循环，达到政府救市的目的；但宗教法人天然的

① 〔日〕仓本菜生：《来自僧侣们的声音：宗教法人有必要获得 200 万的持续化补助金吗？》，详见 <https://nikkan-spa.jp/1674831>（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日〕木村共宏：《换取持续化给付金寺院将失去什么》，详见 <https://note.com/kai9/n/n02c096476c5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非课税”倾向，则从源头上就断绝了循环的可能性，势必与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

不能给付的原因之三：淡化宗教法人的特殊位置，与历史的逻辑不符，可能会给未来带来风险。如果此时将宗教法人和一般课税企业等同起来，那未来会不会出现政府借机要求宗教法人课税的可能性？一旦提交了自己的会计报告，会不会贻政府以口实。

故而，从以上三条观点看，宗教法人确实不适合申领此项补助。政府方面的发言，再次验证了这种说法。在文化厅第 175 次宗教法人审议会上，有委员质询文化厅宗教事务负责人关于宗教法人申领“持续化给付金”的相关事宜。该负责人指出：“从所谓‘持续化给付金’的最初宗旨上看，该补助并不限定使用途径，就是为了让企业自由使用。”根据上面的介绍，较之企业，宗教法人的财会工作更为特殊。如果限定使用途径则将背离政策的初衷；但如果完全放开，那么也就“很难保证这笔钱不会被用在宗教事务方面”，就又陷入了宪法第八十九条禁止的范畴，故而这位负责人坦言：“这套补助体制就是为中小企业而设计的，很难用到宗教上面”。<sup>①</sup>

## 五 为什么应当关注这次“持续化给付金”事件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日本的这场纷争？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方面出发，笔者有一些思考。

###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宗教与税务的关系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政府最终并没有向宗教法人提供“持续化给付金”。在一些地方政府后续的支援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法人与性风俗

---

<sup>①</sup> 这次会议的完整记录，文化厅已经在其官网上进行了公布，详见 <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shukyohojin/93107701.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业不补助的规定被延续了。<sup>①</sup>但正如前文交代的那样，文化厅所作的努力并非无功而返。为了维持正常的活动，宗教在平日里也会雇佣一些工作人员，并正常缴纳相关人员的税费。所以疫情之下，针对这部分人员的雇佣，被纳入了“劳动者灾害补助保险”的范畴；为了减少失业，针对暂时停业居家的工作人员，政府提供了“雇用调整助成金”，宗教法人也在可以申请之列。很多寺院经营停车场、旅馆、印刷厂等，还伴有一些大型办公设备的存用，依照税务要求需缴固定资产税。<sup>②</sup>疫情袭来，政府紧急提供了针对这些业务的税务优待，宗教法人亦纳入其中。地方政府如和歌山县，针对开办旅馆业而正常纳税的寺院，提供了专项的补助。<sup>③</sup>总而言之，在以往非宗教活动的纳税项目上，宗教法人也享受了一定程度的优惠待遇。

近年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我国宗教的税务工作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也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次日本的宗教税务讨论，或可为我国宗教的良性发展提供镜鉴：在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宗教献金并不需要纳税；针对宗教活动与商业行为的模糊地带，税务部门不厌其烦地制定了规章与指南，各方都有共许的空间与底线；其中的商业行为，应当依法交税，政府纾困之际，也可依法获助。作为借鉴，日本的经验可以拓展我们对宗教与税务工作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 （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暧昧的解释与修宪的危险

日本是个灾害多发的国家，新冠疫情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伴随着城

① 如岐阜县针对奥密克戎毒株防疫的特别支援金之规定，详见 [https://www.town-ono.jp/cmsfiles/contents/0000001/1736/2\\_.pdf](https://www.town-ono.jp/cmsfiles/contents/0000001/1736/2_.pd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这几项补助经文化厅宗务课向厚生劳动省确认后，向日本宗教联盟及各级宗教法人事务负责部门下发了通知。原件可参考已公开文档，详见 [https://www.jbf.ne.jp/wp-content/uploads/site211/files/pdf/ACA\\_COVID19\\_20200501\\_1.pdf](https://www.jbf.ne.jp/wp-content/uploads/site211/files/pdf/ACA_COVID19_20200501_1.pdf)（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③ [日] 藤野隆晃：《县支援金将风俗业排除在外 专家：是偏见》，可参考相关的新闻报道，详见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5X76VSN5GPXLB008.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市化的巨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乡村定居都市，地方寺院教堂愈发艰难。一旦新的灾害发生，宗教界还会旧话重提。尚未得到明确解释的法条，在实践中有着并不明朗的操作空间，宗教法人常常因此失去合理的权益，所以日本宗教联盟呼吁要求解释宪法，开始尝试直面问题的本质。

但同时，此暧昧不清也是对“政教分离”的震动与伤害。本次事件中，宗教界的谨慎和抗议之声，捍卫了“政教分离”的共识。一旦这个共识被突破，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中外日报》所言：“（未来宗教法人并不是没有可能获得补助，）那种场合意味着对宪法第八十九条的修正，对严格‘政教分离’原则的缓和。那样会进入自民党的《日本国宪法改正草案》的议论范畴。”<sup>①</sup>

众所周知，日本国内一直有修宪的声音。我们关注的常常是有人试图修改“不维持对外战力、不拥有交战权”的第九条。实际上，所谓日本修宪，并不是针对某个孤立的法条，而是试图全面立体地修改。关于这一点，可参看自民党曾经的修宪提案。<sup>②</sup>具体到宗教问题上，自民党曾提议，修改宪法加入所谓“社会礼仪，习俗行为除外”的解释。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国际关系中的敏感话题。宪法依靠其稳定性而维护权威，惨痛的历史伤口又常常提醒宗教界不要忘记战争的教训。鉴于这两点，日本国内不时有反对首相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sup>③</sup>在中曾根康弘时代、小泉纯一郎时代，日本的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也多次就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做出过违反宪法的裁决。因为战后宪法的权威性尚在，小泉纯一郎也不得不以“私人参拜”的借口掩盖自己的行径，而不敢贸然对抗

① 《解说：复杂的解释》，京都：《中外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1版。

② 日本自由民主党：《日本国宪法修正草案（现行宪法对照）》，2012年，第7页，自民党公开的文档详见 [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policy/130250\\_1.pdf](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policy/130250_1.pdf)（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③ 如日本律师联合会：《对于公家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判决的会长声明》等。该《声明》详见 [https://www.nichibenren.or.jp/document/statement/year/2004/2004\\_03.html](https://www.nichibenren.or.jp/document/statement/year/2004/2004_03.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裁决。此刻或未来修改宪法，宗教法人也许会在获得补助金的问题上获得一点空间；但如果真的贸然更改，加入所谓“社会礼仪，习俗行为除外”的条款，参拜行径会不会借机合法化，会不会找到新的借口和庇佑？这又会不会助长右翼势力公然参拜的气焰？宗教界会不会又重蹈战争的覆辙？针对宗教界的补助，宗教界却断然拒绝，其间看似存在矛盾，但反对声音所要维护的恰恰是“政教分离”这个底线。

## 六 结语

本文关注疫情之下日本宗教界申领“持续化给付金”一事。先简要介绍了该事件的理论前史：“二战”结束后，在对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清算的过程中，“政教分离”原则被写入和平宪法，以确保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法人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非课税”权益。而后梳理了事情的经过：疫情袭来，各行业都面临财政收入的风险，政府为此推出救市计划，针对宗教法人的补助案起初被纳入考虑。宗教界为捍卫“政教分离”的共识，发出了激烈的声音；日本宗教联盟考虑到宗教法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要求政府解释宪法。最终，宗教法人被排除在补助对象之外。但也在合法的范围内，获得了其他政策优待。

但宗教法人问题尚未得到国家层面的明确解释，未来还有一定的风险。灾害再次发生时，受伤的宗教法人还会旧话重提；另外，贸然修改宪法关于政教关系的内容，可能为右翼势力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提供法理的“挡箭牌”，这也是我们应该关切的问题。

##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under the COVID-19: The Japanes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Legal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the Sustainability Subsidy”**

Wang Ruobin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 caused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the Sustainability Subsidy” relief plan. There was a fierce debate over whether religious corporations could receive subsidies, with many religious groups opposing the subsidies. Religious groups opposes the granting of subsidies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which may seem contradictory, but behind the tension it is the consensus of religious circles to defend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ost-war Constitution. In the face of the ambiguous issue of religious legal persons and the long-standing situation that religious rights and interests cannot be treated fairly, the Japanese Religious Alliance has openly aske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end, although religious corporation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ist of recipients, they were given corresponding benefits within the scope of legality. The debate once included a call for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however,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views that have shake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st-war Constitution

**Key words:** COVID-19; Japanese Religion; Japanese Constitution;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